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録卷二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賈　鉲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康　傑

日知録卷二十八

崑山　顧炎武　撰

拜稽首

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為長跪首至手則為拜手手至地則為拜首至地則為稽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今大明會典曰後一拜叩頭成禮此古之遺意也

古人以稽首為敬之至周禮太祝辨九𢷬一曰稽首註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禮禮記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重耳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襄公三年盟于長樗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二十四年鄭伯如晉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盟于蒙齊侯稽首

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可以見稽首之為重也自敵者皆從頓首李陵報蘇武書稱頓首

陳氏禮書曰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亦有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稽首儀禮公勞賓

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葢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禮書以頓首為首頓於手而已荀子言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似未然古惟喪禮始用稽顙葢以頭觸地其與稽首乃有容無容之别

稽首頓首

今表文皆云稽首頓首蔡邕獨斷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百拜

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閒賓主交拜近至於百註云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是也徐伯魯曰按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若平禮止是一拜再

拜即人臣於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禮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即有四拜大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四拜唯於父母得行之令人書狀動稱百拜何也

古人未有四拜之禮唐李涪刊誤曰夫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令代婦謁姑章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筐篚則跪

而受之常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
戰國策蘇秦路過雒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黃庭經十讀四拜朝太上亦是加拜今人上父母書用百拜亦為無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則古人必稽首然後為敬而百拜僅賓主一日之禮非所施於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則天子止於五拜而又安得百也此二者過猶不及明知其不然而書之此以偽事其親也

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令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禮其定為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曰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則曰書付某人

九頓首三拜

九頓首出春秋傳然申包胥元是三頓首未嘗九也杜註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每頓首必三此亡國之餘情至

迫切而變其平日之禮者也七日夜哭於鄰國之庭古人有此禮乎七日哭也九頓首也皆亡國之禮也不可通用也

韓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無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頓首晉大夫之三拜也

楚語湫舉遇蔡聲子降三拜納其乘馬亦亡人之禮也

周書宣帝紀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後代變而彌增則有四拜不知天元自擬上帝凡冕服之類十二者

皆增為二十四而笞極人亦以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然未有四拜

東向坐

古人之坐以東向為尊故宗廟之祭太祖之位東向即交際之禮亦賓東向而主人西向漢書註如淳曰君臣位南北面賓主位東西面新序楚昭奚恤為東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是也史記趙奢傳言括東向而朝軍吏田單傳言引卒東鄉坐師事之淮陰傳言得廣武君東

鄉坐西鄉對師事之王陵傳言項王東鄉坐陵母周勃傳言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趣為我語田蚡傳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南越傳言王太后置酒漢使者皆東鄉漢書蓋寬饒傳言許伯請之迺徃從西堦上東鄉特坐樓護傳言王邑父事護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後漢書鄧禹傳言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

為太傅進見東向桓榮傳言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天子親自執業皆待以賓師之位此皆東向之見於史者

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西階而升故東鄉自東階而升故西鄉而南鄉特其旁位如廟中之昭故田蚡以處蓋侯也

孝文紀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註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時羣臣至代邸上議則代王為主人故西鄉

舊唐書盧簡求子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為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是唐人亦以東向為賓位也

坐

古人席地而坐西漢尚然漢書雋不疑傳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濵聞暴公子威名舊矣是也

古人之坐皆以兩膝著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則為長跪

矣史記范雎傳言秦王跽而請秦王復跽而褚先生補梁孝王世家帝與梁王俱侍坐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帝跪席舉身曰諾是也禮記坐皆訓跪三國志注引高士傳言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以北

土炕

北人以土為牀而空其下以發火謂之炕古書不載詩瓠葉傳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左傳宋寺人柳熾炭

于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漢書蘇武傳鑿地為坎置熅火是蓋近之而非炕也庾信小園賦管寧藜床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煗而堪眠舊唐書東夷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熅火以取煖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

水經注土垠縣有觀雞寺寺內有大堂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為之上加塗墍基內疏通枝經脈散基側室外四出爨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溫此今人煖房之制

形容盡之矣

冠服

漢書五行志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余所見五六十年服飾之變亦已多矣故録其所聞以視後人焉

豫章漫抄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箭閤憲副閎謂予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爾楊維楨康夫以方巾見太祖問其製對曰四方平定巾

上喜令士人皆得戴之商文毅用白編民亦以此巾見
太康縣志曰國初時衣衫褶前七後八弘治間上長下
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長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則
平頂高尺餘士夫不減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長下短似
弘治時市井少年帽尖長俗云邊鼓帽弘治間婦女衣
衫僅掩裙腰富者用羅緞紗絹織金彩通袖裙用金彩
膝襴髻高寸餘正德間衣衫漸大裙褶漸多衫唯用金
彩補子髻漸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如

官帽皆鐵絲胎高六七寸口周面尺二三寸餘

内邱縣志曰萬歷初童子髮長猶總角年二十餘始戴網天啟間則十五六便戴網不使有總角之儀矣萬歷初庶民穿腃靸儒生穿雙臉鞋非鄉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廂邊雲頭履俗呼朝鞋至近日而門快輿皁無非雲履醫卜星相莫不方巾又有晉巾唐巾樂天巾東坡巾者先年婦人非受封不敢戴珮冠披紅袍繫拖帶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著百花袍不知創自何人萬歷間遼

東興冶服五彩炫爛不三十年而遭屠戮兹花袍幾二十年矣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兵荒之咎其能免與

衩衣

通鑑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彦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衩衣見彦昭衩楚懈反廣雅梢袺袛謂之襀衩一曰禮衣李義山詩芙蓉作裙衩又曰褁衩芙蓉小

對襟衣

太祖實録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

襟衣惟騎馬許服以便於乘馬故也其不應服而服者罪之今之罩甲即對襟衣也戒庵漫筆云罩甲之制比甲稍長比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說文無袂衣謂之褙趙宦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謂之敝甲方俗謂之披襖小者曰背子即此製也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袖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則當時已有此製

行滕

詩邪幅在下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

左傳帶裳幅舄註同亦作偪禮記偪屨著綦釋名偪所以

自逼束今謂之行縢言以裹脚可以跳騰輕便也戰國策

蘇秦羸縢負書擔橐吳志呂蒙為兵作絳衣行縢舊唐書

德宗入駱谷值霖雨道塗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東川節

度使李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建之子彰等

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為盟著行縢釘鞵更鞚

上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得近及還京師上皆以為禁衛

將軍寵遇甚厚

古人之韈大抵以皮為之春秋左氏傳註曰古者臣見君解韈既解則露其邪幅而人得見之此采菽之詩所以為詠今之村民往往行縢而不韈者古人之遺制也吳賀卲為人美容止坐常著襪始从衣字希見其足則漢魏之世不襪而見足者多矣

樂府

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漢書張放傳使

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霍光傳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于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後漢書馬廖傳言哀帝去樂府註云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是亦以樂府所肄之詩即名之樂府也

寺

寺字自古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竪之名周禮寺人註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湯之閽寺詩之婦寺左傳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牆伊戾寺人柳寺人羅皆此也崔杼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說文寺廷也有法度也此亦是漢時解耳漢人以太常光禄勲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九寺又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書元帝紀註師古曰凡府庭

所在皆謂之寺風俗通曰寺司也唐書楊收傳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公務而專治曰寺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後漢書安帝紀皇太后幸雒陽寺及若盧獄録囚徒註寺官舍也張湛傳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註寺門即平陵縣門也樂恢傳父為縣吏得罪於令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吳志凌統傳亦云過本縣步入寺門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石林燕語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

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攝摩
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負經至舍於
鴻臚寺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
為浮屠之居即雒中白馬寺也僧居稱
寺本此

省

十三布政使司令人謂之十三省者沿元之舊而誤稱
之也元時為行中書省者十一曰遼陽等處曰鎮東曰

陝西等處曰四川等處曰河南江北等處曰雲南等處曰江浙等處曰江西等處曰湖廣等處曰甘肅等處曰嶺北等處國初沿元制立行中書省洪武七年以京畿應天等府直隷六部改行中書省為布政使司今當稱十三布政司不當稱省

職官受杖

撻郎之事始於漢明後代因之有杖屬官之法曹公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魏畧韓宣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褌面縛宋劉道錫為

廣州刺史杖治中荀齊文垂死魏劉仁之監作晉陽城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隋文帝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燕榮為幽州總管元宏嗣除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勑榮曰宏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竪子何敢弄我乃遣宏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皆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棰楚辭唐時自簿尉以上即不加棰楚優於南北朝多

矣

黄氏日抄讀韓文公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通鑑註唐謂州曹諸司參軍為判司然則唐之判司簿尉類然與然唐人之待卑官雖嚴而卑官猶得以自申其法如劉仁軌為陳倉尉擅殺折衝都尉魯寧是也明初判司簿尉以待新進士而筦庫監當不以辱之視唐重矣乃近日上官苦役苛責甚於奴僕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關繫世道

唐自兵興以後杖決之行即不止於簿尉張鎬杖殺豪州刺史閭邱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章彝韓臯杖殺安吉令孫瀕柳仲郢杖殺南鄭令權變劉晏為觀察自刺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後奏則著之於令矣宋史理宗淳祐二年三月詔今後州縣官有罪帥司毋輒加杖責

晉書王濛傳為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為停罰猶不就則不獨外吏矣南齊書陸澄傳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

千杖南史蕭琛傳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啟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多恥為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止是空文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有被罰者别絲犯忤主心非關常準泰始建元以來並未施行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

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不人懷慙懼乞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此後來公譴擬杖之所自始世説桓公在荆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閤下過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桓公曰我猶患其重是令史服朱衣而受杖也南史孔覬傳為御史中丞鞭令史為有司所糾原不問

南齊書張融傳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

出十梁書江蒨傳弟葺為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郎官之杖虛杖也故至於千僮幹之杖實杖也不得過十然亦失中之法

沈約大明中為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數百人約役僮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祗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

北朝政令比之南朝尤為嚴切高允傳言魏初法嚴朝

士多見杖罰孝昭帝紀言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而及其末世則有如高陽王雍之以州牧而杖殺職官任城王澄傳唐邕之以録尚書而撾撻朝士本傳者矣

押字

集古録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岳珂古冢盆杅記言得晉永寧元年甓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齊書太祖在領軍府令紀

僧眞學上手迹下名答報書疏皆付僧眞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别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書崔元伯尤善行押之書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陳書蕭引善隷書高宗嘗

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為天子令人亦謂之花字北齊後主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北史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黄伯思謂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藏皆是朱异唐懷克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于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後人花押蓋沿于此又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

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癸辛襍識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韋陟五雲體是也不知南北諸史言押字者如此之多而韓非子言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則戰國時已有之又不始於後世也

三國志少帝紀註世說及魏氏春秋並云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御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

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按鴨者勸帝押詔書耳是則以親署為押已見於三國時矣南北朝謂之畫勅

邸報

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為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

呂溱傳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

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為備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字見于史書蓋始於此時然唐孫樵集中有讀開元雜報一篇則唐時已有之矣

酒禁

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刑亂國用

重典也周官萍氏幾酒謹酒而司虣禁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此刑平國用中典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禮也故成康以下天子無甘酒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於幽王而天不湎爾之詩始作其教嚴矣漢興蕭何造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曹參代之自謂遵其約束乃園中聞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張飲與相應和是并其畫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禮鄭侠

既闕之於前糾民以刑平陽復失之於後宏羊踵此從而榷酤夫亦開之有其漸乎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賢良文學之議罷之而猶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為利國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此困學紀聞謂榷酤之害甚於魯之初稅畝然史之所載自孝宣已後有時而禁有時而開至唐代宗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自此名禁而實許之酤意在榷錢而不

在酒矣宋仁宗乾興初言者以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禁羣飲節用之意孝宗淳熈中李燾奏謂設法勸飲以斂民財周輝雜志以為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羡此榷酤之獘也至今代則既不榷緍而亦無禁令民間遂以酒為日用之需比于饔飧之不可闕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持之者矣邴原之游學未嘗飲酒大禹之疏儀狄也諸葛亮之治蜀路無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舊唐書楊惠元傳充神策京西兵馬使鎭奉天詔移京西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為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為歡茍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餼於道路唯惠元一軍缾罍不發上稱歎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

之功也能以衆整如此即治國何難哉 沈括筆談言太宗朝禁卒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有罪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釀酤飲者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朝官飲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産女子没官可謂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過故不久而弛也水為地險酒為人險故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 黄魯直作黄𡚁字說云酒善溺人故六𡚁皆以舟為足 徐尚書石麒有云傳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

故多死馬酒之禍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夭於酒而不覺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螢雪叢說言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聞遂終身不飲頃者米醪不足而烟酒興焉則眞變而為火矣

賭博

萬歷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

者至天啟中始行馬弔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無人不為此有如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者吁可畏也考之漢書安丘侯張拾卬其巳反侯黄遂樊侯蔡辟方並坐搏揜免為城旦貨殖傳掘冢博揜犯姦成富王符潛夫論以游博持掩為事師古曰搏或作博六博也揜意錢之屬也後漢書梁冀傳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皆戲而賭取財物宋書王景文傳為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蒱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劉康祖

傳為員外郎十年再坐樗蒲戲免南史王質傳為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為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今律犯賭博者文官革職為民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晉陶侃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諸

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朴卒成中興之業為晉名臣唐宋璟為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為開元賢相而史言文宗切於求理每至刺史面辭必殷勤戒敕曰無嗜博無飲酒内外聞之莫不悚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愆乃救時之首務矣

唐書言楊國忠以善樗蒱得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蒱簿計算鈎畫分銖不悞帝悦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敗

玄宗末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國家之妖孽也令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璟而學楊國忠亦終必亡而已矣

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元之本名琉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名元之詰問引伏奪其勑贖銅四十斤遣之宋制之嚴如此今之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為耻者矣

晉中興書載陶士行言摴蒱老子所作乃牧豬奴戲也

近日士大夫多為之

遼史穆宗應歷十九年正月甲午與羣臣為葉格戲解曰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按應歷十九年為宋太祖之開寶二年是契丹先有此戲不知其所自來而其年二月己巳即為小哥等所弒君臣為謔其禍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士大夫終日執之其能免於效尤之咎乎

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閏月己丑詔犯蒱博者斬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亂

國用重典固當如此

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繇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京債

赴銓守候京債之累於今為甚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二月丙寅中書奏赴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於前件州府河東鳳翔鄜坊邠寧等道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之葢

唐時有東選南選其在京銓授者止闗内河東兩道採訪使所屬之官不出一千餘里之内而猶念其舉債之累先於户部給與兩月料錢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勸廉之法與今之職官到任先辦京債剥下未足而或借庫銀以償之者得失之數較然可知已

若夫聖主之所行有超出於前代者太祖實録吳元年七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知府知州知縣文綺四絹六羅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各半府

州縣佐貳官視長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又半之各府經歴知事同佐貳官州縣吏目典史視佐貳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費知府賜白金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歴及州判官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又半之知事吏目典史皆十兩著為令上曰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則他日不免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

而責之奉公難矣洪武元年二月詔中書省自今新除府州縣官給賜白金一十兩布六疋十年正月甲辰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資用既乏流為醫卜使人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為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為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稅課司大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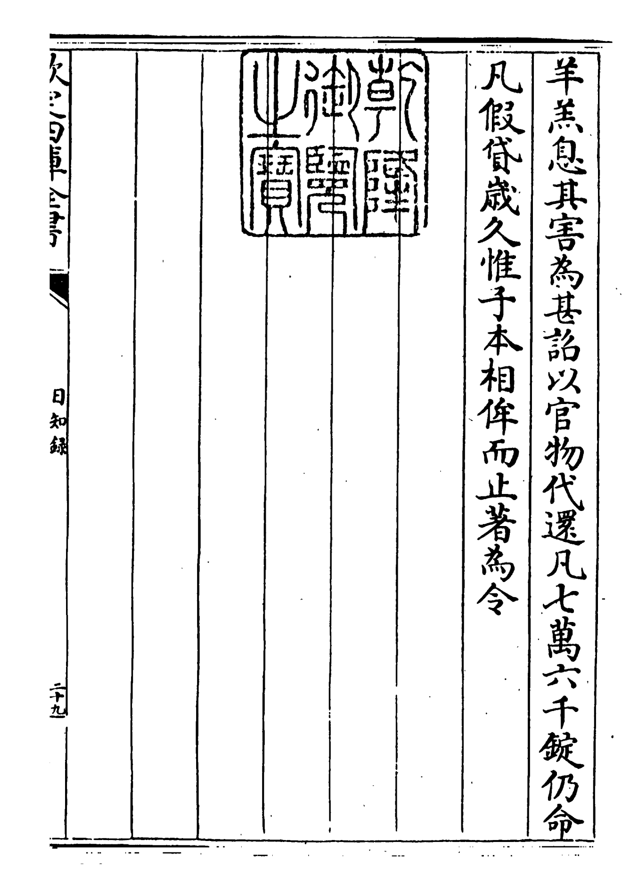
熊斯銘言仕者得禄養親此人子之所願也然有道遠而不得養其父母者乞令有司給以舟車俾得迎養以盡人子之情廷議以雲南兩廣四川福建官員家屬赴任者官爲給舟車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宜依例給之制可二十二年八月命故官妻子還鄉者亦給車舟豈非愛民之仁先於恤吏者乎

居官負債

居官負債雖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國法乃考之於古

有以不償債而免列侯者漢書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免侯爵是也有以不償債而貶官者舊唐書李晟子甚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湎酒色恣為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回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為回鶻所訴文宗怒貶甚為定州司法參軍是也然此猶前代之事使在今日則回鶻當更貸之以錢而為之營其善缺矣

元史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



羊羔息其害為甚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為令

日知録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録卷二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賈　欽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康　傑

日知録卷二十九

崑山 顧炎武 撰

騎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董氏曰顧野王作來朝趣馬曰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西戎翟其習尚有相同者程大昌雍録曰古皆乘車今曰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為騎蓋避翟之遽不暇駕車然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也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正義曰

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蘓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註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正義曰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　王應麟謂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又引公羊傳齊侯唁公以鞍為几公羊亦周末之書也

春秋之世荒服之散居於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間

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無終於太原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以開其道其不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為騎騎射所以便山谷也變服所以便騎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諫變服而不諫騎射意騎射之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矣

騎利攻車利守故衛將軍之遇敵以武剛車自環為營

史記項羽本紀敘鴻門之會曰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

騎上言車騎則車駕之馬來時所乗也下言獨騎則單行之馬去時所跨也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四人則皆步走也樊噲傳曰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是也

驛

漢書高帝紀乗傳詣雒陽師古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竊疑此法春秋時當已有之如楚子乗驛會師于臨品祁奚乗驛而見

范宣子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子木使馹謁諸王楚人謂游吉曰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國語晉文公乘馹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呂氏春秋齊君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皆事急不暇駕車或是單乘驛馬而註疏家未之及也戴侗云以車曰傳以騎曰馹晉侯以傳召伯宗則是車也說文傳遽也左傳弦高且使遽告于鄭註遽傳車　按韓非子言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謂則騎亦可以謂之傳謝在杭五雜俎曰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二人乘傳詣雒陽註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

傳四馬下足為乘傳然左傳言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乏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為驛馬無疑矣漢初尚乘傳車如鄭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後患其不速一槩乘馬矣

驢驘

自秦以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爾雅無驢而有鼩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逸周書伊尹為獻令正北

空同大夏莎車匈奴樓煩月氏諸國以橐駝野馬騊駼駃騠為獻驢父馬母曰鸁馬父驢母曰駃騠古今注以牡馬牝驢所生謂之駏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李斯上秦王書言駿良駃騠鄒陽上梁王書亦云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是以為貴重難得之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騊駼橐駞蛩蛩驒騱駃騠驢鸁王褒僮約調治馬驢兼落三重其名始見於文而賈誼弔屈原賦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日者列傳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東方朔七諫要褭奔亡兮騰

駕槖駞劉向九歎郤騏驥以轉運兮騰驢驘以馳逐楊雄反離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則又賤之為不堪用也嘗考驢之為物至漢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而貴幸後漢書五行志靈帝於宫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為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倣效至乘輜軿以為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然其種大抵出於塞外自趙武靈王騎射之後漸資中國之用鹽鐵論驘驢馲駞銜尾入塞驒奚騵馬盡為我畜杜篤論都賦虜傲偎驅騾驢馭宛馬鞭駃騠霍去病傳單于遂乘

六驘匈奴傳其竒畜則槖駝驢驘駃騠騊駼驒奚西域傳鄯善國有驢馬多槖它烏秅國有驢無牛而龜兹王學漢家儀外國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兹王所謂驘也可見外國之多產此種而漢人則以為竒畜耳今中原亦自產驘任重致遠之資勝於駑駘百倍且習見而無復以為竒畜者矣

軍行遲速

魏明帝遣司馬懿征遼東其時自雒陽出軍不過三千

餘里而帝問往還幾日懿對以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猶是古人師行日三十里之遺意夏侯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軍中為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於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固兵家所忌也

木罌渡軍

史記淮陰侯傳從陽夏以木罌缻渡軍服虔曰以木押

縛罌缻以渡是也古文簡不言縛爾吳志孫靜傳策詐令軍中促具罌缶數百口分軍夜投查瀆亦此法也其狀圖於喻龍德兵衡謂之甕筏

海師

海道用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勾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絶吳路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强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此

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淵秦苻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逕襲和龍唐太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劉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

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吴州刺史蕭瓛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吴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敗金兵于膠西之石臼島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師之效

海運

唐時海運之事不詳於史蓋柳城陷沒之後至開元之

初新立治所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郡萬歲通天元年為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乃轉東南之粟以餉之耳及其樹藝已成則不復資於轉運非若元時以此為恒制也舊唐書宋通典作宗慶禮傳張九齡駁謚議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為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往緣趙翽作牧馭之非才自經隳廢便長寇孽大明臨下聖謀獨斷恢祖宗之舊復大禹之迹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强衛指期遂往稟命而行於是量畚築執鼛鼓親

總其役不愆所慮俾柳城為金湯之險邉境無鋒鏑之
苦尋而罷海運收歳儲邉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
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為利害此罷海之一證
舊唐書懿宗紀咸通三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
南時湘灕泝運功役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
石詣闕上書言江西湖南泝流運糧不濟軍師士卒食
盡則散此宜深慮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召見磻石
因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

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萬石至廣府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執政是之以磻石為鹽鐵廵官往揚子院專督海運於是康承訓之軍皆不闕供

燒荒

守邊將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縱火謂之燒荒唐書契丹每入寇幽薊劉仁恭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國時已有之戰國策公

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爇獲君之
國
英宗實録正統七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僉事王瑛言禦邊莫善於燒荒蓋邊之所恃者馬馬之所恃者草近年燒荒遠者不過百里近者五六十里敵馬來侵半日可至乞敕邊將遇秋深率兵約日同出數百里外縱火焚燒使敵馬無水草可恃如此則在我雖有一時之勞而一冬坐卧可安矣翰林院編修徐珵（後改名有貞）亦請每

年九月盡勅坐營將官巡邊分為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獨石一出大同抵萬全一出山海抵遼東各出三五百里燒荒哨瞭如遇邊寇出没即相機防禦此先朝燒荒舊制誠守邊之良法也

家兵

古之為將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傳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後漢書朱儁傳交阯賊反拜儁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張燕寇河内逼近京師出儁為河内太

守將家兵擊却之三國志呂虔傳領泰山太守將家兵到郡郭祖公孫犢等皆降晉書王渾傳為司徒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

少林僧兵

少林寺中有唐太宗為秦王時賜寺僧教其辭曰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幾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兹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

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是時立功十有三人裴漼少林寺碑所稱志操惠瑒曇宗等惟曇宗拜大將軍餘不受官賜地四十頃此少林僧兵所起考之魏書孝武帝西奔以五千騎宿于瀍西楊王别舍沙門都維那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舊唐書元和十年嵩山僧圓淨與淄青節度使李師道謀反結勇士數百人伏於東都進奏院乘雒城無兵欲竊發焚燒宮殿小將楊進李再興告變留守呂元膺乃出兵圍之賊突圍而

出入嵩岳山棚盡擒之宋史范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宗印以僧為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為一軍號淨勝隊然則嵩雒之間固世有異僧矣

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萬表檄禦倭於松江其徒三十餘人自為部伍持鐵棒擊殺倭甚衆皆戰死嗟乎能執干戈以扞疆埸則不得以其髠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時有五臺僧眞寶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

便殿命之還山聚兵拒金晝夜苦戰寺舍盡焚為金所得誘勸百方終不顧曰吾法中有口囘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而德祐之末常州有萬安僧起義者作詩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為僧其亦有屠羊說之遺意者哉

毛葫蘆兵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三年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為軍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鄉

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軍故以名之朶爾直班傳金商義兵以獸皮為矢房如狐號毛葫蘆軍甚精鋭大學衍義補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葫蘆

成化三年國子監學録黄明義言宋時多剛縣夷為寇用白艻子兵破之白艻子者即今之民壯也

方音

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

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喭夫子病之鴃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為多諸鄙拙世說言劉眞長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又言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北史謂丹楊王劉昶呵駡僮僕音

襍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之相不免時人之議而況於士大夫乎北齊楊愔稱裴讞之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無鄉音其所賤可知矣至於著書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若乃講經授學彌重文言是以孫詳蔣顯曾習周官而音乖楚夏（左思魏都賦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則學徒不至（梁書儒林傳陸倕云）李業興學問深博而舊音不改則為梁人所笑（北史本傳）鄴下人士音辭鄙

陋風操蚩拙則顔之推不顧以為兒師家訓是則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也

金史國語解序曰今文尚書辭多奇澁蓋亦當世之方音也

荀子每言案楚辭每言羌皆方音劉勰文心雕龍云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黄鍾之正響也

國語

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本國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國語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並隋書經籍志而歷考後魏北齊二書若孟威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孫搴以能通鮮卑語宣傳號令祖珽以鮮卑語免罪復參相府劉世清以能通四裔語為當時第一後主命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並見遇時主寵絶羣僚

後唐康福善諸蕃語明宗聽政之暇每召入便殿咨訪時事福即以蕃語奏之樞密使安重誨惡焉嘗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

外國風俗

歷九州之風俗考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遼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湩以為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强朝弱附金史世

宗嘗謂宰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欵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又曰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為樂今則弈碁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

射又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為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邵氏聞見録言回紇風俗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於唐賜遺豐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其俗亦壞昔者祭公謀父之言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由余之對穆公言戎翟之俗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懐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

治其所以有國而長世用此道也及乎古風漸遠鮮克
遵循不務詩書唯徵玩好服飾競於無等財賄溢于靡
用驕淫矜侈浸以成習於是中行有變俗之譏賈生有
五餌之策又其末也則有如張昭遠以皇弟皇子喜俳
優飾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張舜民見太孫好音樂美
姝名茶古畫而知契丹之將亾禮不忘其初敦本之道
不其懿與
史記言匈奴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鹽

鐵論言匈奴之俗略於文而敏於事宋鄧肅對高宗言外國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遼史言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之所以興也又曰皇帝四時巡守宰相已下於中京居守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皇帖權差俟行在所取旨出給誥勅文官縣令録事已下更不奏聞聽中書銓選然則外國之能勝於中國者惟其簡易而已

金史食貨志言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於斯時縱

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産放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内所為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邪其獘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樸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寛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由是與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救其獘秪益甚焉耳其論金時之獘至為明切

魏太武始制反逆殺人奸盗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薊之地陷入契丹且百年而民亡南顧心者以契丹之法簡易故也

樓煩

樓煩乃趙西北邊之國其人强悍習騎射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漢之際多用樓煩人別為一軍高祖功臣侯年表陽都侯丁復以趙將從起

鄴至霸上為樓煩將而項羽本紀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按樓煩地大不止一縣之人則漢有樓煩之兵矣灌嬰傳擊破柘公王武斬樓煩將五人攻龍且生得樓煩將十人擊項籍軍陳下斬樓煩將二人攻騶布別將于相斬樓煩將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齊受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則項王及布亦各有樓煩之兵矣蓋自古用蠻裔攻中國者始自周武王牧野之師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而晉襄公敗秦于殽實用姜戎為將角之勢

大者王小者霸於是武靈王踵此用以謀秦而鮮卑突厥回紇沙陀自此所在皆有矣

吐蕃回紇

大抵外國之音皆無正字唐之吐蕃即今之土魯番是也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即回兀即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遼史天祚紀有回回國王元史太祖紀以回鶻回回為二國恐非其曰畏吾兒者又畏兀兒之轉聲也冊府元龜按國史叙鐵勒種類云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有

契契烏護紇骨等部契契則契苾也烏護則烏紇也後為回鶻紇骨則紇扢斯也轉為黠戛斯蓋夷音有緩急即傳譯語不同

大明會典哈密古伊吾盧地在燉煌北大磧外為西域諸番往來要路其國部落與回回畏兀兒三種雜居則回回與畏兀兒又為二種矣今所存元時碑刻有畏兀兒字亦與回回字不同

自唐會昌中回紇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始雜居於中華而不變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李衛公上尊號玉冊文種類磐互縞衣如荼挾邪作蠱浸淫宇內今之遺

風亦未衰於昔日也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此即今禮拜寺之所從立也

新唐書常衮傳言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戎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鬬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然則自肅代以來回紇固已有居京師者矣

實録正統元年六月乙卯徙甘州涼州寄居回回於江

南各衛凡四百三十六戶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其時西陲有警不得已為徙戎之策然其種類遂蕃於江左矣

正統三年八月有歸附回回二百二人自涼州徙至浙江

明初於其來降者待之雖優而防之未嘗不至福建漳州衛指揮僉事楊榮因進表至京為回回之編置漳州者寄書於其同類奉旨坐以交通外裔黜為為事官於大同立功

正統四年七月辛未

其後文教涵濡戎心漸革而內附子孫遂有登科第襲冠裳者惟回回自守其國俗終不

肯變結成黨夥為暴閭閻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訓其頑獷之習所謂食椹甚而懷好音固難言之矣

天子無故不殺牛而令之囘予終日殺牛為膳宜先禁此則嚚風可以漸革唐時赦文每曰十惡五逆火光行刦持刃殺人官典犯贓屠牛鑄錢合造毒藥不在原赦之限可見古法以屠牛為重也若韓滉之治江東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絶其謀此又明識之士所宜豫防者矣

西域天文

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書泥婆羅國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歷術事天竺國善天文歷筭之術罽賓國遣使進天文經拂菻國其王城門樓中懸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葢不始於回回西洋也元史張思明傳大德初擢左司都事有獻西域秤法思明以惑衆不用

王忠文褘集有阿都剌除回回司天少監誥曰天文之學其出於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

册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此與今之利瑪竇相似

干陀利

韓文公廣州記有干陀利注家皆闕按梁書海南諸夷

傳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畧同出斑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最梁王僧孺有謝賜干陁利所獻檳榔啟周弘正傳有罽應流徙勑以賜干陁利國陳書世祖紀天嘉四年干陁利國遣使獻方物惟宋書孝武帝紀孝建二年斤陁利國遣使獻方物南史同以干為斤疑悞

大秦

今之佛經皆題云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興國號非

也大秦乃西域國名後漢書西域傳言大秦國在海西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又云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此其國名之偶同而傳以為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固未必然而晉書載記石季龍時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稱佛太子謂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以中國為小秦則益為夸誕矣

日知録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録卷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鋏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日知録卷三十

崑山　顧炎武　撰

天文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謡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若歴法則古人不及近代之密

禁深河間府志曰愚初讀律書見私習天文者有禁後

讀制書見仁廟語楊士竒等曰此律自為民間設耳卿等安得有禁遂以天元玉歷祥異賦賜羣臣由律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所憂者深由制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之所見者大

日食

劉向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余所見崇禎

之世十七年而八食二年五月乙酉朔　四年十月辛丑朔　七年三月丁亥朔　九年七月癸卯朔　十年正月辛丑朔　十二月乙未朔　十四年十月癸卯朔　十七年八月丙辰朔與漢成帝同而禍急過之矣然則謂日食為一定之數無關於人事者豈非溺於疇人之術而不覺其自蹈於邪臣之説乎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

災非也夫日月之在於天莫非一定之數然天象見於上而人事應於下矣為此言者殆於後世以天變不足畏之說進其君者也漢書五行志亦知其說之非而依違其間以為食輕不為大災水旱而已然則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日食之咎無論分至

月食

日食月揜日也月食地揜月也今西洋天文說如此自其法未入中國而已有此論陸文裕金臺紀聞曰嘗聞

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為之食南城萬實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對衝處必為地所隔望時月行適當黃道交處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為之食矣按其說亦不始於近代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載後漢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誤作他者遂疑別有所謂闇虛而致紛紛之說宋史天文志日火外明其對必有闇氣大小與日體同者非

靜樂李鑪習西洋之學述其言曰月本無光借日之照以為光曜至望日與地日為一線月見地不見日不得借光是以無光也或曰不然曾有一年月食之時當在日没後乃日尚未沈而出地之月已食矣東月初升西日未没人兩見之則地固未嘗遮日月也何以云見地不見日乎答曰子所見者非月也月之影也月固未嘗出地也何以驗之今試以一文錢置虛器中前之卻之不見錢形矣卻貯水令滿而錢見則知所見者非錢也

乃錢之影也日將落時東方蒼蒼涼涼海氣升騰猶夫水然其映而升之亦月影也如必以東方之月為真月則是以水面之錢為真錢也然乎否乎又如漁者見魚浮水面而投叉刺之必稍下於魚乃能得魚其浮於水面者魚之影也舟人刺篙其半在水視之若曲焉此皆水之能影物也然則月之受隅於地又何疑哉

歲星

吳伐越歲在越故卒受其凶苻秦滅燕歲在燕故燕之

復建不過一紀二者信矣慕容超之亡歲在齊而為劉裕所破國遂以亡豈非天道有時而不驗邪是以天時不如地利

歲星固有居其國而不吉者其行有羸縮春秋傳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史記天官書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淮南子當居不居越而之他處以近事考之歲星當居不居其地必有殃咎考授時歷段目歲星未有不退之時但晨退四十六日夕退四十六日各有奇共止得九度七十六分有奇而十二宫大約各三十度以出宫為災不出宫不為災

也

五星聚

史言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伯五星聚箕沈約宋書天文志云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於房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唐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尾箕大歷三年七月五星聚東井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景德四年六月司天監言五星聚而伏于鶉火淳熙十三年閏七月五星聚軫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星聚見於西南明嘉靖三年正月丙子五星聚營室

天啓四年七月丙寅五星聚張丙寅月之十四日日在張九度木十六度火七度土三度金三度水一度凡聚者四日占曰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考之前史所載惟天寶不吉蓋玄宗之政荒矣或曰漢從歲宋從填唐從熒惑云

四星之聚占家不以為吉驗之前代于張光武帝漢蜀志劉豹等言建安二十一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于牛女中宗紹晉晉書懷帝紀永嘉六

年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于斗牛天文志同但云聚于牛女而元帝紀則云永嘉中歲填熒惑太白聚牛斗之間一云四星一云三星不同庾信哀江南賦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于觜參神武王齊于危文宣代魏于東井肅宗復唐于張高祖王周皆為有國之祥也故漢獻帝初韓馥以四星會于箕尾欲立劉虞為帝唐咸通十年熒惑填星太白辰星會于畢昴詔王景崇披衮冕軍府稱臣以厭之然亦有不同者如慕容超之滅四星聚奎婁姚泓之滅四星聚東井至德二載四月壬寅四星聚鶉首後晉天福五年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

斗分野有災勸南唐主巡東都宋靖康元年太白熒惑合于斗詔避殿減膳以圖消弭此則天官家所謂四星若合其國兵喪竝起君子憂小人流而不可泥於一家之占者矣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漢書藝文志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襍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慧

虹襍占十八卷海中者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蓋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專主中國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星名

今天官家所傳星名皆起於甘石如郎將羽林三代以下之官左更右更三代以下之爵王良造父三代以下之人巴蜀河間三代以下之國春秋時無此名也

人事感天

易傳言先天後天考之史書所載人事動於下而天象變於上有驗於頃刻之間而不容遲者宋武帝欲受晉禪乃集朝臣宴飲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叩扉入見請還都謀禪代之事及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隋文帝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唐玄宗為臨淄王將誅韋氏與劉幽求等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此時不可失文宗以右

軍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鄭注對于浴堂門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然則荆軻為燕太子丹謀刺秦王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昭王畫長平之事而太白食昴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氣壹則動志其此之謂與

黄河清

漢桓帝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明年帝崩靈帝以解瀆亭

侯入繼隋書言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後十餘歲隋有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清後二歲唐受禪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黄河清臨洮人楊珪上書亦引襄楷之言後四歲宣宗立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黄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而明太祖興至其後尤驗正德河清世宗以興王即位泰昌河清崇禎帝以信王即位

妖人闌入宮禁

自古國家中葉多有妖人闌入宮禁之事固氣運之疵亦是法紀廢弛所致如漢武帝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渭水虒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師古曰鄭縣之通里衣絳衣

小冠帶劒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宫狀下獄死後漢靈帝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入德陽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為天子中黄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宫禁落屋讙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晉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

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五行志干寶曰夫禁庭尊秘之處今賊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之之妖也成帝咸康五年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上列為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具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令命可為天下母奏聞即伏誅并下晉陵誅可秦苻堅時有人入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陳後主為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大言曰畢國主唐高宗

永隆二年九月一日萬年縣女子劉凝靜乘白馬著白衣男子從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廳牀坐勘問比有何災異太史令姚玄辨執之以聞是夜彗見西方天市中長五尺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閽者及伏衛不之覺睿宗太極元年狂人段萬謙潛入承天門登太極殿升御牀自稱天子呼宿衛兵士令稱萬歲德宗貞元八年二月丁亥許州人李狗兒持杖入含元殿擊欄檻擒得伏誅敬宗

即位長慶四年三月戊辰狂人徐忠信闌入浴堂門杖四十配流天德文宗開成二年十一月癸亥（新書作太和二年十月）狂人劉德廣突入含元殿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帝在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拜於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為官家兒書於囊紙刻於右臂皆是語鞫之不得姓名帝以其狂釋不問孝宗淳熙十四年正月紹興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王第升堂踐王坐曰我大上皇孫來赴郡鞫訊

終不語元順帝至正十年春京師麗正門樓斗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之有旨取付法司鞫問但云薊州人詰其所從來皆惘若無知乃以不應之罪笞之忽不知所在史家竝書之以為異明朝景泰三年五月癸巳朔以明日立太子具香亭於奉天門有一人自外徑入執紅棍擊香亭曰先打東南甲子木內使執之命付錦衣衛亦書於英宗實録然未有若萬歷四十三年張差一事宮中府中幾成莫解之禍更歷五

朝流言未息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周禮閽人職云奇服怪民不入宮註曰怪民狂易是則先王固知其有此事而豫為之防矣

詐稱太子

建炎南渡有詐稱徐王棣者詐稱信王榛者詐稱越王偲次子者詐稱淵聖第二皇子者詐稱榮德帝姬者詐稱柔福帝姬者莫不伏法訖無異言乃福王時王之明一事中外流言洶洶不息藩鎮稱兵遂以藉口當時民

間尚有疑以為真者此亦亡國之妖也已

衛太子自殺於湖武帝為築歸來望思之臺事狀明白十年之後猶有如成方遂之來黃犢車詣北闕吏民聚觀至數萬人公卿莫敢發言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衛太子得罪于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晉會稽王道子為桓玄所害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為道子嗣尊妃王氏為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

道子世子子秀熈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為嗣於是修之歸於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勺樂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本傳近時之論多有似乎此者

外國應天象

昔人言朔漠諸國唯占於昴北亦不盡然晉志云是時雖二石僣號而具疆弱常占於昴不關太微紫宮考之史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死熒惑守心而石虎死孛星太微大角熒惑太白入東井而苻

生弒彗起尾箕掃東井而燕滅秦彗起奎婁掃虚危而慕容德有齊地太白犯虚危而南燕亡熒惑在匏瓜中忽亡入東井而姚秦亡熒惑守心而李勢亡熒惑犯帝座而吕隆滅月掩心大星而魏宣武弒熒惑入南斗而孝武西奔月掩心星而齊文宣死彗星見而武成傳位彗星歷虚危而齊亡太白犯軒轅而周閔帝弒熒惑入軒轅而明帝弒歲星掩太微上將而宇文䕶誅熒惑入太微而武帝死若金時則太白入太微而海陵弒白氣

貫紫微而高琪殺胡沙虎彗星起大角而哀宗滅其他難以悉數夫中國之有都邑猶人家之有宅舍星氣之失如宅舍之有妖祥主人在則主人當之主人不在則居者當之此一定之理而以中外為限斷乃儒生之見不可語於天道也

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為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晉康帝建元三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

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阜白之徵也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彼亦應天象邪

星事多凶

淮南王安以客言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謀為畔

逆而自刭國除眭孟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從匹
夫為天子者而以祅言誅趙廣漢問太史知星氣者言
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即上書言丞相罪而身坐要斬甘
忠可推漢有再受命之運而以罔上惑衆下獄病死弟
子夏賀良等用其說以誅齊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
人為王莽所殺卜者王况以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為李
焉作讖書十餘萬言莽皆殺之國師公劉秀女愔言宮
中當有白衣會乃以自殺西門君惠語王涉以國師公

姓名當為天子遂謀以所部兵刼莽事發被誅王郎明星歷嘗以河北有天子氣而以僭位誅死襄楷言天文不利黄門常侍當族滅而卒陷王芬自殺劉焉聞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氣求為益州牧而以天火燒城憂懼病卒子璋降於昭烈孔熙先推宋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江州當出天子而卒與范曄等謀反棄市并害彭城王郭黁言代吕者王又言涼州分野有大兵故舉事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而卒之代吕隆者王尚又言

滅秦者晉遂南奔秦人追而殺之劉靈助占尒朱當滅
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舉兵以三月被擒斬於定
州苗昌裔言太祖後當再有天下趙子崧習聞其説靖
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卒以貶死成祖永樂末欽天
監官王射成言天象將有易主之變孟賢等信之謀立
趙王高燧竝以伏誅是數子者之占不可謂不驗而適
以自禍其身是故占事知來之術惟正人可以學
漢書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仲舒下吏夏

侯因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又曰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藝文志蜀漢杜瓊精於術學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常問其意瓊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後魏高允精於天文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北齊權會明風角玄象學徒有

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惟有一子亦不授此術

石虎之太史令趙攬以天文死苻生之太醫令程延以方脉死故淮南子曰好事者未嘗不中註中傷也

圖讖

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然則讖記之興

實始於秦人而盛於西京之末也褚先生三代世表論引黃帝終始傳始皇備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漢武殺中都官詔獄繫者而即帝位者皇曾孫病已苻生殺魚遵而代生者東海王堅宋廢帝欲南巡湘中而代子業者湘東王彧齊神武惡見沙門而亡高者宇文周武殺紇豆陵而篡周者楊堅見隋書王劭傳隋煬族李渾而禪隋者李淵唐太宗誅李君羨而革唐者武后周世宗代張永德而繼周者藝祖

孔子閉房記

自漢以後凡世人所傳帝王易姓受命之說一切附之孔子如沙丘之亡卯金之興皆謂夫子前知而預為之讖其書蓋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𨿽唐書王世充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

也世充大悦詳此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圖者今則託之李淳風而不言孔子 隋書藝術傳臨孝恭著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

百刻

一日十二時計刻則以百刻為日今歷家每時有十刻則一百二十刻矣何以謂之百刻乎曰歷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合一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置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當大

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計之為初初者十二為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前為百刻

宋王逵蠡海集言百刻之説每刻分為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十分散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困學紀聞所載易氏之説亦同

周禮挈壺氏註漏箭晝夜共百刻刻字始見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神

光竝見燭燿齋宮十有餘刻又曰鸞鳳集長樂宮東闕樹上飛下止地留十餘刻 禮記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註百度百刻也靈樞經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節隋書天文志昔黄帝創觀漏水制品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於晝夜梁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漢哀新莽以百二十刻為日梁武以九十六刻為日是知每辰得八刻仍有餘分者古法也

五代史馬重績傳重績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監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玉海每時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爲時正終八刻三分之一則交八次時國

史志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一擊鼓八鼓後進時牌餘二十分為鷄唱唱絶擊一十五鼓為時正

雨水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始雨水者謂天所雨者水而非雪也今歴去此一句嫌於雨水為正月中氣也鄭康成月令註曰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疏引漢書律歴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

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為二月節也然淮南子先雨水後驚蟄則漢初已有此說逸周書周月解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而蔡邕月令問答云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夏月令曰蟄蟲始震今作振在正月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則三統未嘗改雨水在驚蟄之前也改之者四分歷耳記疏誤也今二月間尚有雨雪唯南方地煖有正月雨水者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元年正月庚午都下雨水蓋以雨水為異左

傳桓五年啓蟄而郊註啓蟄夏正建寅之月夏小正正月啓蟄王應麟曰改啓為驚蓋避景帝諱則當依古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為是律歴志又先穀雨後清明

五行

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抱朴子引靈寶經謂支干上生下曰寶下生上曰義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曰專以保為寶以困為伐今歴家承用之

建除

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始見於太公六韜云開牙門當背建向破越絶書黄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户淮南子天文訓寅為建夘為除辰為滿巳為平午為定未為執申為破酉為危戌為成亥為收子為開丑為閉漢書王莽傳十一月壬子直建戊辰直定蓋是戰國後語史記日者傳有建除家

解縉封事言治歴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種之宜何用

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

艮巽坤乾

歴家天盤二十四時有所謂艮巽坤乾者不知其所始按淮南子天文訓曰子午卯酉為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為四鉤東北為報德之維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

為常羊之維西北為蹏通之維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

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甲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所謂報德之維常羊之維背陽之維蹏通之維即艮巽

坤乾也後人省文取卦名當之爾

太一

太一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呂東萊大事記曰古之醫者觀八風之虛實邪正以治病因有太一九宫之說黃氏日抄註呂氏春秋太一曰此時未為神名也史記天官書中宫天極星其一明者為太一常居周禮註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此太一之祠所自起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河圖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從横十五故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註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地神疑作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

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又自此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宮自此而兌宮自此而艮宮自此而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終於離宮也後漢黃香作九宮賦南齊書高帝紀案太一九宮占歷推自漢高帝五年至宋順帝昇明元年太一所在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者一為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為天內以制荊州之野三為天衝其應在青四為天

輔其應在徐五為天禽其應在豫六為天心七為天柱八為天任九為天英其應在雍在梁在揚在兖天衝者木也天輔者亦木也故木行太過不及其眚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故金行太過不及其眚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宮也此謂以九宮制九分野也山堂考索漢立太一祠即甘泉泰畤也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宋朝尤重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疫不興水旱不作在太

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於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宫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一宋史劉蔽傳言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有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説西北坤維按堵可也當作西南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謬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

正五九月

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爲忌月令人相沿以爲不宜上任考唐書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令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殺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沖虚至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伐麛卵三驅之化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茲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　白居易在杭州詩曰仲夏齋戒月三旬斷腥羶　雲麓漫鈔曰釋氏智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

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太宗崇其教太宗當作高祖故正五九月不食葷百官不支羊錢其後因此遂不上官藪園雜記謂新官上任應祭告神祇必須宰殺故忌之也愚按正五九月不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緣屠宰其傳已久亦不始於唐時南齊書張融傳攝祠部倉部二曹倉曹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為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北齊書宋景業傳顯祖將受魏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

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顯祖大悅南史王鎮惡傳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以五月為惡月又考左傳鄭厲公復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日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而顏師古註漢書李廣數奇以為命隻不耦段會宗傳亦足以復鴈門之踦應劭曰踦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為鴈門又生法免為踦隻不耦也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是則以雙月為良隻月為忌喜耦憎奇古人已有之矣後漢書桓譚傳言卜數隻偶之類蓋古已有此術遼史正旦日上於牕間擲米圈得隻數為不利

冊府元龜德宗貞元十五年九月乙巳詔自今二月一

日九月九日每節前放開居一日中和重陽二節

唐人正五九月齋戒不禁閏月白居易有閏九月九日獨飲詩云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是閏九月可以飲酒也

册府元龜載唐開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誠有科誡朕甞精意禱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兹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日都內人應有屠殺令河南尹李適之句當總與贖取其百司諸厨日有肉料亦

責數奏來并百姓間是日並停宰殺漁獵等兼肉料食自今以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斷又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春正月乙酉朔勅齋月斷屠出於釋氏國家創業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茲弊鼓刀者既獲厚利糾察者潛受請求正以萬物生植之初宜斷三日列聖忌斷一日仍准開元二十二年勅三元日各斷三日餘月不禁此則道家之說乃正七十月而非正五九月又與武德二

年之語不同今人所謂三官齋用此

後漢書南匈奴傳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此與三長月同

古今神祠

史記封禪書言秦雍旁有百數十祠而陳寶尤著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雊又云雍菅廟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

自西京以下而秦時所奉之神絶無影響後漢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琅邪王京傳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祀神數下言官中多不便利魏書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絶者太祖到時為濟南相皆毁

壞祠屋止絶官吏民不得祠祀應劭風俗通曰自琅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工千石車商人次第為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耀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惟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絶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然考之於史晉時猶有其祠晉書五行志臨淄有大蛇負二小蛇入漢城陽景王祠中慕容德載記德如齊城登營邱至漢城陽景王廟而今并無其廟宋書元凶劭傳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内啟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户加節鉞蘇侯為驃騎將

軍胡三省通鑑註曰蘇侯神即蘇峻南齊書蘇祖思傳為都昌令隨青州刺史桓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豨是諸褋神竝除禮志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羣神蔣侯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鍾山王蘇侯至驃騎大將軍南史齊東昏侯紀迎蔣侯神入宮晝夜祈禱自誅始安王遙光遂加位相國末又號為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曹景宗傳梁武帝時旱甚詔祈蔣帝神十旬不雨帝怒命載荻欲焚其廟將起火當神上忽有雲

如織倐忽驟雨如瀉臺中宫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静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来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陳書武帝紀十月乙亥即皇帝位丙子幸鍾山祀蔣帝廟宋書孔季恭傳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為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南齊書李安民傳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世以神為祟今南京十廟雖有

蔣侯湖州亦有卞山王而亦不聞靈響魏書任城王澄除揚州刺史下車毀蔣子文之廟　梁簡文帝集有吳興楚王神廟碑云楚王既弘慈釋教止獻車牛是神牛自武帝時革之也　江總卞山楚廟詩盛祀流百世英威定幾何而梓潼二郎三官純陽之類以後出而反受世人之崇奉關壯繆之祠至偏於天下封為帝君豈鬼神之道亦與時為代謝者乎應劭言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寓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而水經注引吳猛語廬山神之言謂神道之事亦有

换轉昔夫子答宰我黄帝之問謂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黄帝三百年烈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湯遷之而祀棄以帝王神聖且然則其他人鬼之屬又可知矣

春秋之世猶知淫祀之非故衛侯夢夏相而甯子弗祀晉侯卜桑林而荀罃弗禱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至屈原之世而沅湘之間竝祀

河伯豈所謂楚人鬼而越人禨亦皆起於戰國之際乎夫以昭王之所弗祭者而屈子歌之可以知風俗之所從變矣雲麓漫鈔言自釋氏書入中國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詔曰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

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禮為當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東嶽祝文曰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詳之再三畏不敢效可謂卓絶千古之見乃永樂七年正月丙子進封漢秣陵尉蔣君之神為忠烈武順昭靈嘉

佑王則何不考之聖祖之成憲也

佛寺

晉許榮上疏言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戒麄法尚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雒陽伽藍記有比丘惠凝死去復活見閻羅王閲一比丘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棄官入道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刼奪民財

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付司送入黑門此雖寓言乃居官佞佛者之箴砭也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自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竝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在彼瀍中已有能為是言者

宋明帝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為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

至湘宫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憫罪髙浮圖何功德之有

泰山治鬼

甞考泰山之故仙論起於周末鬼論起於漢末左氏國語未有封禪之丈是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鬼之説是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魚菽之祭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無出門

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則出門進香之俗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際而讖緯之書出然後有如遁甲開山圖所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者其見於史者則後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

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辭怨詩行云齊度游四方各繫泰山録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陳思王驅車篇云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京之世乎

或曰地獄之說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义羅刹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

寓言而意已近之矣於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蕃俗信鬼

蕃俗信鬼匈奴欲殺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産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于恐爲貳師立祠室慕容儁斬冉閔於龍城遏陘

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人言閔為祟雋遣使祀之謚曰悼武天王其日大雪魏太祖殺和跋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下言跋世居此土祠家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日每先祭之蓋伯有為厲理固有之無足怪也